

四庫全書

經部

按：本冊原書於抗戰播遷中曾遭水漬，致字跡模糊不清，茲雖力經描修版面，仍無法全復舊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梈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棻

謄錄監生臣李文杞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五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五

園丘祀天

周禮春官雞人 大祭祀夜呼旦以詔百官

注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

巾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注雞人主呼旦鳴鈴以和之聲旦警衆

秋官銜枚氏大祭祀令禁無囂

疏國之大祭祀謂天地宗廟令主祭祀之官使

禁止無得讙囂讙囂則不敬鬼神故也

右呼旦警戒

蜡氏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

服者以及郊野

注蠲讀如吉圭唯饑之圭圭潔也刑者黜剗之屬任人司園所收教罷民也凶

服服衰經也此人所歲惡也

此所禁除者皆為不欲見疏大祭祀謂郊祭天地

禮記郊特牲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為田燭

弗命而民聽上

注謂郊道之民為之也反道刻令新土在上也田燭田首為燭也疏郊祭之

日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干王之吉祭也
汜埽反道者汜埽廣埽也反道剡路之土反之令新土
在上也郊道之民家家各當界廣埽新道也鄉為田燭
者鄉謂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于田首設燭照路恐
王嚮郊之早弗命而民聽上者合結喪者不哭以下至
此並非王命而民化王嚴上故也然周禮蜡氏云凡國
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
郊野而此云不命者蜡氏所云有司常事至郊祭之時
王不施命故云不命且作記之人盛美民之聽上之義
未必實然也蜡氏云除不蠲及刑者任人等此不言者
文不備也

祭義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

至也

疏此一節論郊祀之禮以是吉禮大事故喪與凶服皆辟去

右除道警蹕

春官太史祭之日執事以次位常

疏執行祭祀之禮若今儀注

地官饌人掌凡祭祀共盛

注炊而共之

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

注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疏祭祀言

凡則天地宗廟大祭小祭皆有黍稷于簠簋實之陳之故云凡以廣之也

春官鬯人掌供秬鬯而飾之

注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鬯釀秬為酒芬香條

暢於上下秬如黑黍一稔二米
既此直供秬黍之酒無鬱也

天官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供奉之

凡祭祀以法供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

注大祭者王服

裘冕所祭也三貳者謂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 疏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故云以實八尊此除明水玄酒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八尊為十六尊不言之者舉其正尊而言也

陳氏禮書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皆陳而弗酌所以致事養之義也非此八尊所實而皆有貳者大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三尊貳之皆酌而獻所以致事養之用也

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

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

注夫遂陽遂也鑿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

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明燭以照饌陳明水以為玄酒鄭司農云明盥謂以明水修滌菜盛黍稷

天官冢人祭祀以疏布巾冢八尊

注祭天無灌唯有五齊三酒實于八尊疏

布者大功布為冢覆此八尊此據正尊而言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則十六尊皆以疏布冢之也

春官典瑞大祭祀共其玉器而奉之

天官亨人掌共鼎鑊

注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熟乃胥于鼎

籩人凡祭祀共其籩薦修之實

醢人凡祭祀共薦修之豆實

春官大宗伯凡祀大神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齋

注玉禮神
之玉也始

涖之祭又奉之鑊烹牲器也疏涖玉鬯者天地有禮
神之玉曲禮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奉玉齋
者此玉還是上文所涖者齋謂黍稷天地當盛以
瓦簋齋與上鬯互見為義皆始時臨之祭又奉之

蕙田案禮神之玉灌地之鬯雖典瑞鬯人之
事而必親臨之牲之肥瘠鑊水之多寡雖充
人烹人之事而必親省之奉玉齋六宮所供
宗伯親奉之也

小宗伯省鑊

肆師表齋盛告絜展器陳告備

疏當祭之日其黍稷等盛于簠簋又以蔽識

表其名又告潔淨云展器陳告備者謂祭日陳祭器實之既訖則又展省視之而告備具故云展器陳告備也

方氏苞曰眠滌濯濯玉鬯省牲鑊皆大宗伯親之莫重于齋盛而第使肆師表告何也滌濯實鬯納烹皆有司之事也故親臨眠若齋盛則帥宮女而為之者天官世婦也帥而共之者春官之世婦也外臣安得而眠之濯之省之故待其既共然後使肆師以潔告加徽識而宗伯親奉以揭虔焉

右祭日陳設省眠

禮記祭義郊之祭夏后氏祭其閭殷人祭其陽周人祭

日以朝及閭

注閭昏時也陽讀為日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燧

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
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 疏此經止明郊祭之禮

方氏慤曰闇者日既沒而黑夏后尚黑故祭其闇陽
者日方中而白殷人尚白故祭其陽朝者日初出而
赤周人尚赤故以朝及闇馬言闇則知陽之為明言
陽則知闇之為陰言朝則知闇之為夕以朝及闇則
有陰有陽陰陽雜而成文又以見其尚文歟祭日謂
祭之日也必于周言日者以一日之間以朝及闇也
劉清江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此言周人尚赤大事
用日出先日欲出之初猶逮及闇則可行祭事矣稍
後則晝盡則與殷人日中相亂故季氏祭仲由為宰
晏朝而退仲尼謂之知禮也若曰周人之祭自朝及
暮則孔子無為多仲
由仲由為不知禮

馬氏晞孟曰周官掌次註云大次始往所止居小次
既接祭退俟之所是與諸臣代有事也唯其與諸臣

代有事故雖以朝及
闈而不繼之以倦也

周氏語曰以朝及闈者猶言
以朝與闈蓋或以朝或以闈

蕙田案以朝及闈三說不同細案之周氏之
說固無定見劉氏云日出之初猶逮及闈不
及晝恐儀節不能如是之促也當以註疏及
方氏之說為正馬氏亦足相發

右祭時

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

注報猶白也夙
興朝服以待白

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
稟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也疏祭之日王皮弁以
聽祭報者報白也郊日之朝天子早起皮弁以聽之小
宗伯告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未郊故求服大裘
而且服日視朝之服也引周禮者証
小宗伯既有告事王皮弁聽之是也

周禮小宗伯祭之日告時于王告備于王注時薦陳之晚早備謂饌

具疏陳備即告告王
祭時已至當行事也

右聽祭報

禮祀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

注袞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

冕而下 疏魯用王禮作記之人既以魯禮而為周郊遂以魯侯稱王也

蕙田案服裘被袞周天子祀天之服非魯禮

也註誤詳見上服袞條下

家語郊問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

王注大裘為黼文也言被之大

裘其有象天之文故被之道路至泰壇而脫之

陳氏禮書禮記惟君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則戒

誓省眡用黼裘而後世大裘焉故記者譏之家語謂

大裘黼文以象天王至泰壇脫裘服袞張融又易之

以為王至泰壇脫袞服裘蓋王肅託孔子以信其說
張融疑王肅以變其論然記曰郊之日王皮弁以聽
祭報則前祭未嘗服大裘也大裘無文與黼不同
二者之說誤矣

蕙田案黼裘服以誓省不聞服以祀天祀天
服大裘取其質也安用黼為此蓋王肅偽造
之詞陳氏非之是矣

周禮春官典路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

注出路王當乘
之贊駕說贊僕

與促馬也

通典王將出大司樂令奏王夏王所過處之人各於

田首設燭以照于路

夏官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輶王自左馭馭下祝登

受轡犯輶遂驅之

注行山曰輶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善易棘栢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轡之

而去喻無險難也春秋傳曰跋履山川自由也王由左馭禁止馬使不得行也輶讀為別異之別謂祖道轡輶磔犬也詩云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輶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輶之祭也聘禮曰乃舍輶飲酒于其側禮家說亦謂道祭疏此據祭天之時故有犯輶之事祭天在近郊雖無險難審慎故也

及祭酌僕

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

注軹謂兩轆也軌當作軹車前軹也疏此云

及祭酌僕者即上文將犯軹之時當祭左右轂末及軹前及犯軹而去酌僕者使人酌酒與僕僕即大馭也大馭則左執轡右手祭兩軹并祭軌與軹前三處訖乃飲飲者若祭末飲福酒乃始轢軹而去

大僕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齊右掌祭祀前齊車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

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

夏官節服氏六人維王之太常

注維維之以縷王旌十旒兩兩以縷綴連旁

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鄭司農云維持之疏巾車云王路建大常十有二旒經云六人維之明一畔有三
人三人維六旒故知兩
兩以縷連旁三人持之

右王出郊

家語郊問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
十有二旒

蕙田案云脫裘服袞者蓋見郊特牲之文與
周禮司服不符故造此說以牽合之不知服
裘而被袞固不害其為同也後世祀天之服

皆因是而淆焉特其于祭日之次節有合故

辨而存之

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注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闡者積

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疏
柴郊特牲云升首于室以報陽彼論宗廟之祭以首報
陽今天神是陽煙氣
上闡亦是以陽報陽

張子曰鄭注禋祀則變禋為煙取其尚臭據洛誥曰
明禋又國語曰精意以享曰禋徧觀書傳皆言禋是
精潔致祭之名凡祀天日月星辰風師雨師皆取煙
燎不言可知今祀天言禋祀日月言實柴祭天禮重
故取禋敬之名以別之鄭不明此意改禋為
煙謬哉書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禋于六宗

鄭氏鈔曰謂之禋祀明在乎致其心齊精明誠一為主而已

蕙田案禋祀註疏與張子鄭氏不同然升煙達氣正所以達其精意也當兩存之

儀禮覲禮祭天燔柴

敖氏繼公曰燔柴者謂置牲幣之屬於積柴之上而燔之

禮記祭法燔柴于泰壇

疏謂積薪于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于天也

爾雅祭天曰燔柴

鄭注既祭積薪燒之邢疏祭天之禮積柴以實牲體而燔之

韓詩外傳天子奉玉升柴加于牲上而燔之

郊特牲孔疏祭天初有燔柴後有正祭皆須有牲故
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司農云實牛柴上也
鄭康成云實牲體馬郊唯特牲得供燔燎正祭二處
所用者熊氏皇氏等以為分牲體供二處所用其實
一特牲也

羅泌路史祭天燔燎祀地瘞埋蓋牲幣爾先儒以為
俱有玉者謂以降神出示學者承襲遂以為燔瘞皆
有玉莫之察者夫古郊祀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
有邸以祀天而兩圭有邸以祀地未聞燔瘞之玉也
天之常祭歲九則玉之燔者為九地之常祀歲二則

玉之瘞者為二其所以用之常祀之外者又不勝計矣燔瘞之玉何其多耶以皆燔耶則玉不受火以皆瘞耶而泰壇之下泰折之側耕斲旦旦未見獲一玉者案六經緣祭祀而言玉者多矣無所謂燔瘞之玉也唯韓嬰詩傳始有天子奉玉升柴加之於牲之說而崔靈恩遂引詩之圭璧既卒以實之為燔玉且謂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為論燎玉之差降而鄭注大宗伯職亦遂以為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夫以祀

而言燔瘞之玉於百氏書曾不之見大祀玉帛若圭
璧既卒兩說此世以為見之經者尤不近情韓詩鄭
注端未足據詳考肆師所用玉帛特禮神之用而非
論燎玉之差降雲漢所言亦禮神之玉爾其說以謂
宣王承厲之後遇災知懼禱祠供給靡所不至而遂
至於圭玉罄盡蓋所以美之也鄭氏以為禮神之玉
又已盡者斯得之矣何自而指為燔且瘞哉禮運云
祭祀瘞繒是祭地不瘞玉而瘞繒然則燔於泰壇瘞

於泰折無玉明矣若古輯瑞三帛二生一死贄則受而五玉之器則卒而復知此則祀大神無燔玉祭大示瘞繒而不瘞玉又可知矣曷至膠膠曲臺儀省之間哉 又曰天地之祭牲各二降神之牲祀神之牲也燔柴於泰壇瘞埋于泰折或曰實牲體焉所以降之也埽地而祭羞牲體焉所以祀之也故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享牛者祀神之牛求牛者降神之牛也降神之牛於天騂犢於地黝牲從其類也牧人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鄭以陽祀祭
天陰祀祭地祀神之牲於天用蒼於地用黃象其功
也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而牲幣各從其器
之色本其類也天地之祭俱有兩牲其來久矣召誥
云用牲于郊牛二而禮器乃云祭天特牲有以少為
貴者此特謂享牛爾享牛主於祭若求牛則主在降
神非所言者是故禮器言祭召誥言郊皆有所不及
彼熊氏等乃以為郊唯一牲而祭有兩處分牲體以

供之失所依矣切稽楚語禘郊之祭則有全烝若分牲體豈得謂全烝哉方唐顯慶長孫無忌等議始以蒼璧黃牲燔於泰壇加以騂犢而實之以俎四圭有邸則奠之於坐其後張說又以祭後方燔攷之經乃不合蓋不知郊祀天地有禮神之玉又有祀神之玉有求神之牛而又有享神之牛也

陳氏禮書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又曰祭天曰燔柴祭地

曰瘞埋又周人尚臭而升煙瘞埋乃臭氣也則天地之燔瘞在行事之前矣周魏之間燔柴皆於祭末郭璞云祭天既祭積柴燒之祭地既祭瘞埋藏之恐先王之時祭祀既畢亦有燔瘞之禮其詳不可考也

蕙田案祭必先求神祀天之禮燔柴為重然其制不詳鄭氏韓詩外傳謂瘞有玉熊氏謂分牲體供二處所用陳氏禮書亦謂燔用牲首路史非之蓋玉無煙臭固無燔燎之理而特牲即是全胥烏

得分為二耶先儒拘泥特牲之文故為此說不知雖有燔牲何害全胥之一特也詳見前犧牲條下又案陳氏禮書謂燎必於樂六變之先其義與求神合郭璞爾雅註曰既祭積薪燒之二說不同豈先燔柴降神既祭復以牲幣燔之耶禮書亦謂不可考存疑可也

右燔柴

易豫卦大象傳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

上帝以配祖考

本義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

春官大司樂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蕤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

禮矣

注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

為大辰天帝之明堂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太蕤大蕤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謂六而有革可擊者也雲和地名也玄謂雷鼓雷鼗八而孤竹竹特生者雲和

山名 疏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者致神則下神也周
之禮凡祭祀皆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也
云禮之以玉而裸焉乃後合樂而祭之者云禮之以玉
據天地而裸焉據宗廟以小宰注天地大神至尊不裸
又玉人典瑞宗伯等不見有宗廟禮神之玉是以知禮
之以玉據天地則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也而裸焉據
宗廟肆獻裸是也云圜鍾夾鍾也者即上文夾鍾也云
夾鍾生於房心之氣至明堂者索春秋緯文耀鉤及石
氏星經天官之注云房心為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
又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公羊傳云大辰者何大
火也大火為大辰北辰亦大辰夾鍾房心之氣為大辰
天之出日之處為明堂故以圜鍾為天之宮云天宮夾
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者其夾鍾與無射配合之物夾
鍾是呂陰也無射是律陽也天是陽故宮後歷八相生
還從陽數也云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
也者地宮是林鍾林鍾自與蕤賓合但中呂與林鍾同

在南方位故云同位以天尊地卑故嫌其同位而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為角也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亦嫌不用也林鍾上生太簇太簇為徵也太簇下生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姑洗為羽祭天

四聲足矣

陸氏佃曰黃鍾降神之樂也故曰天神皆降之

王氏安石曰此祀天下神之樂

薛氏衡曰周制大祭有三一曰祭天圜丘二曰祭地方澤三曰禘祫宗廟三祭既殊其樂亦異然此是致神之樂

陳氏禮書古者祀天之禮衆矣而莫盛於冬至莫大於圜丘以其祀及於昊天上帝而百神舉矣故其降

神之樂宜主以帝所出之方及其格也大合六代之樂又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配以祖焉在易豫所謂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是也

王氏安石曰圜鍾正東方之律帝與萬物相見于是出焉天無不覆求天神而禮之則其樂之宮宜以帝所出之方故致圜

薛氏衡曰天道著乎東而本統起于北易曰帝出乎震東方也故祭天神用寅卯辰之律曰太簇圜鍾姑洗是也然不可違其本統也黃鍾為天統故兼取北方之律而以黃鍾為角

王氏詳說宮角徵羽以清濁為先後之序且如圜鍾為宮宮數八十一黃鍾為羽羽數六十四太簇為徵徵數五十四姑洗為羽羽數四十八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

為徵應鍾為羽亦如其數此所謂宮角徵羽者以清濁為先後之序也律應志所謂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以相生為先後之序也

鄭氏鐸曰不曰夾鍾曰圜鍾者以天體言也十二律旋相為宮先王用樂各以其類取聲而用之天功始于子故用黃鍾為角角言功之始天功成于寅故用太簇為徵徵言功之成天功終于辰故用姑洗為羽羽言功之終也○管用特生之竹取陽數之奇雲和先儒以為山名于此取材為琴瑟將以召乎至和故有取也六代之樂雲門為首天神最尊故用之○樂用圜鍾鼓取天聲管取陽聲琴瑟取雲和舞取雲門而丘之體又象天之圓祭之日用冬至一陽始生之日以類求類所謂天神之屬乎陽者安得而不降此所以可得而禮

朱子語類問宮角徵羽與七聲不合如何朱子曰此是降神之樂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蕤為徵應鍾為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而言之大呂為角則南呂為宮太蕤為徵則林鍾為宮應鍾為羽則太蕤為宮以七聲推之合如此又曰所謂黃鍾宮大呂角便是調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便是宮調但其中五音依舊都有不是全用宮

蔡氏德晉曰圜鍾即夾鍾屬卯其位為震帝出乎震故致天神以為宮不曰夾而曰圜與易乾為圓同意黃鍾太蕤姑洗律之相次者也相次者天之序故祀天神取之圜鍾為宮無射為之合黃鍾為角大呂為之合太蕤為徵應鍾為之合姑洗為羽南呂為之合宮之旋而在天者其合別而為四也鼓以君樂而鼗佐之其以雷名雷為天之聲也管者中氣之所由出孤竹竹特生而堅剛者其音清越于祀天神宜也琴

瑟者歌聲之所由叶雲和山名言管而堂下之樂見矣言琴瑟而堂上之樂見矣樂六變者雲門之樂六變而終也天神皆降至和感名融洽貫通上帝降鑒而百神景從猶鑿與動而千官隨也

附辨注疏天地人三宮不用之律

周禮大司樂鄭注圜鍾夾鍾也夾鍾生于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函鍾林鍾也林鍾生于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與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鍾生于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以此三者為宮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

又避之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
之陽同位又避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
避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
之陽也又避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
者為角清者為徵羽此樂
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

陳氏禮書大司樂所以序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
為徵姑洗為羽此律之相次者也函鍾為宮太簇為
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黃鍾為宮
太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此律之相合者也先
儒謂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天帝之明堂故為天

宮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故為地宮黃鍾生於
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故為人宮此說是也蓋天帝
之明堂東南方也帝與萬物相見于是出焉坤之位
西南方也物於是致養焉宗廟北方也物于是藏焉
其為三宮宜矣然言天宮不用中呂林鍾南呂無射
人宮避林鍾南呂姑洗蕤賓不用者卑之也避之者
尊之也以為天宮不用地宮之律人宮避天宮之律
然則人宮用黃鍾孰謂避天宮之律耶

楊氏復曰陳氏禮書所謂天宮取律之相次者圜鍾
為宮圜鍾為陰聲之第五陰將極而陽生矣故取黃
鍾為角黃鍾陽聲之首也太簇為徵太簇陽聲之第
二也姑洗為羽姑洗陽聲之第三也此律之相次也
地宮取律之相生者函鍾為宮函鍾上生太簇則太
簇為角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故南呂為徵
姑洗為羽此律之相生也人宮取律之相合者黃鍾
子大呂丑故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子與丑合也太簇

寅應鍾亥故大族為徵應鍾為羽寅與亥合也此律之相合也天道有自然之秩序故取律之相次者以為音地道資生而不窮故取律之相生者以為音人道相合而相親故取律之相合者以為義以此觀之則鄭氏謂天宮不用中呂林鍾南呂無射人宮避林鍾南呂姑洗蕤賓其說鑿矣

李氏光地曰黃鍾圓鍾兩字錯互諸儒相承遂不復正原其所以益以黃鍾一律宮角兩用或者疑其重複而意易之致誤之根當緣于此

蕙田案前漢志黃鍾統天林鍾統地太簇統
人謂之三統又為三始此大司樂天地人三
宮唯地宮林鍾無異其天宮夾鍾人宮黃鍾
不同者漢志言作樂之原周禮言祭祀之樂
之用易帝出乎震震位夾鍾故祀天神以為
宮易以坎為北方幽陰之卦凡言祭祀言宗
廟多取坎象豫晉困震
渙既濟坎位黃鍾故享人鬼以
為宮與三統三始之義無通無礙也禮運五

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先儒說旋宮者有六十聲六十調以聲言則夾鍾為宮者林鍾為角無射為徵黃變半為羽林鍾為宮者應鍾為角太半為徵姑半為羽黃鍾為宮者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此以律管之長短高下別五聲而共為六十聲也以調言則夾鍾為宮者應鍾為角夷則為徵蕤賓為羽林鍾為宮者夾鍾為角黃鍾為徵無射為羽

黃鍾為宮者夷則為角仲呂為徵夾鍾為羽此
以律均之起聲收聲分五調而共為六十調
也此大司樂天宮夾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
為徵姑洗為羽地宮林鍾為宮太簇為角姑
洗為徵南呂為羽人宮黃鍾為宮大呂為角
太簇為徵應鍾為羽此非以本管相生之五
聲言而以律自為均之五調言天宮四調皆
以夾鍾起調夾鍾畢曲地宮四調皆以林鍾

起調林鍾畢曲人宮四調皆以黃鍾起調黃
鍾畢曲鄭氏拘於損益相生之成法有不合
者則以為卑之而不用尊之而避之豈其然
乎商音不用亦謂不用其調耳如使每宮之
中五缺其一何以使高下清濁咸得其宜哉
觀承案古樂既亡而周禮天神地示人鬼之
樂各分四律者人多疑之此拘於三統而不
得其解也漢志三統乃据制律之本言非用

律之法也况人統乃太族寅非夾鐘即圓鐘如

也地統本大呂丑而林鐘即函鐘未居其衝亦

非本位也則何用執之以生疑哉李氏古樂

經說直以圜鐘黃鐘為錯文欲彼此互更以

遷就其意此未當也唐書載祖孝孫之十二

和其一曰豫和以降天神皆以圜鐘為宮三

奏黃鐘為角太族為徵姑洗為羽各一奏文

舞六成二曰順和以降地祇皆以函鐘為宮

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各二奏文舞
八成三曰永和以降人鬼皆以黃鍾為宮三
奏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各二奏文
武舞九成此能全用周禮而各依其律者也
則何必互易之手其所以分布三宮者康成
謂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林鍾生於未之氣未
坤之位黃鍾生於虛危之氣其附會天星雖
亦識緯餘習而以林鍾為坤位則恰是後天

卦象可知夾鍾知為震位黃鍾子為坎位矣
夫帝出乎震坎主祭祀後人因此而悟夾鍾
之宜祀天黃鍾之宜祀先正康成之解有以
啟之也惟每宮四律而於五音去商合為十
二律而於陽律去三陰律去一則未明故案
律相生而倡為尊之故避卑之不用之說則
太鑿矣不知律有聲亦有調聲者逐字配以
宮商調者每曲統以宮商歌聲則五音不可

缺一調則商聲有殺氣鬼神忌之故祭祀不用商調而只有四調夾鍾為宮者用夾鍾宮調蓋以夾鍾起調夾鍾畢曲下文黃鍾角調太簇徵調姑洗羽調亦必以起調畢曲者名其律耳推之地宮林鍾四律人宮黃鍾四律亦然此正是六十調旋相為宮之法也其不用仲蕤夷無四律者仲呂乃上生之窮蕤賓亦正均之變夷則實西方之音無射又窮秋

之律故只用八律為調也其天地人各得四
調者陳氏以天宮四律為律之相次地宮四
律為律之相生人宮四律為律之相合似為
明切然惟人宮之相合為自然而天宮之相
次則夾鍾一律已錯其序地宮之相生則南
姑二律亦互其文終非天然不易之法也以
理言之天陽在上故夾鍾四律俱用子寅卯
辰之陽位地平在下故林鍾四律分布東西

南北之四方人在天地之中故黃太合天
地人三才之統而應鍾亥又應陽氣而生可
以終則有始而循環不窮矣况合辰之說乃
上文分樂而序之法是歌奏迭用而只以一
律為調與此之每宮四調者不同亦不必牽
入於此條人宮內也

附辨陳暘旋宮不過三

陳氏樂書周官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
姑洗為羽凡樂函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

為羽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族為徵應鍾為羽
蓋天五地六天地之中合也故律不過六而聲亦不
過五其旋相為宮又不過三以備中聲而已樂以中
聲為本而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以仲春之管為天
宮仲冬之管為人宮中央長夏之管為地宮國語有
四宮之說不亦妄乎今夫旋宮之樂十二律以主之
五聲以文之故圜鍾為宮而無射為之合黃鍾為角
而大呂為之合太族為徵而應鍾為之合姑洗為羽
而南呂為之合凡此宮之旋而在天者也函鍾為宮
大族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而交相合焉凡此宮
之旋而在地者也故其合降而為三黃鍾為宮大呂
為角大族為徵應鍾為羽而兩兩合焉凡此宮之旋
而在人者也故其合又降而為二在易上經言天地
之道下經言人道而元亨利貞之德乾別有四坤降
為二咸又降為一亦此意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天
法道其數參而奇雖主手一陽未嘗不以一陰成之

故其律先陰而後陽地法天其數兩而偶雖主乎二陰未嘗不以二陽配之故其律或上同于天而以陰先陽或下同于人而以陽先陰人法地則以同而異此其律所以一于陽先乎陰歟大抵旋宮之制與著卦六爻之數常相為表裏著之數分而為二以象兩儀掛一以象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而六爻之用抑又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則知陰陽之律分而為二亦象兩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意也其聲則四亦象四時之意也餘律歸奇亦象閏之意也分樂之序則奏律歌呂亦分陰分陽之意也三宮之用則三才迭旋亦迭用柔剛之意也十有二律之管禮天神以圜鍾為首禮地示以函鍾為首禮人鬼以黃鍾為首三者旋相為宮而商角徵羽之管亦隨而運焉則尊卑有常而不亂猶十二辰之位取三統三正之義亦不過子丑寅而止耳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如此而已先儒以十

有二律均旋為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而為六十律之準不亦失聖人取中聲寓尊卑之意耶

蕙田案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十

二管每管之均均具五聲為六十聲十二律

自為其宮宮各五調為六十調所謂旋相為

宮也若如樂書之論旋宮不過三則此三宮

者執而不變滯而不通無可旋轉且止是三

管為宮耳未可云十二管旋相為宮也三管

之外既不為宮即不成調何以上文奏黃鍾

歌大呂至奏無射歌夾鍾乃十二律並用耶
合辰之說于理固然至所云四降而三三降
而二則非有意義存其間擬之以易合之以
著恐皆附會晉之泥大司樂三宮當旋宮而
不信禮運十二律均旋為宮之義失之遠矣

右作樂降神

春官太祝凡大禋祀逆尸令鍾鼓相尸禮

注延其出入
詔其坐作

小祝大祭祀逆尸沃尸盥

夏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逆尸從車

注裘冕者亦從尸服

也裘大裘也

王氏應電曰舊說於經文以衮冕六人裘冕二人為句遂謂六人衮冕為服王之服二人裘冕為從尸服夫衮冕王之盛服乃衣之以維太常裘冕至尊雖祀先王猶不得服乃衣之以執戈盾何其褻瀆之甚至此耶夫所謂節者掌其服而有品節之云耳

蕙田案記曰尸襲而不裼送逆尸者象之故

鄭氏有從尸服之說但大裘乃王祀天之服

未必即尸服也尸服既於經無見而斷以節

服氏之裘為大裘鑿矣陳用之又據為裘冕
加衮之証夫裘之外雖必有衣但未必即是
衮也先儒以裘冕為如王之服故王昭明以
為褻瀆之甚愚謂裘冕二人蓋言尸服裘故
送逆尸者亦裘尸冕故送逆尸者亦冕所謂
裘與冕者豈必如王之大裘衮冕耶或各如
其等之服冕而加裘焉耳如此則裘冕為無
可疑而王氏之說可以不論

通典次乃埽於丘壇上而祭尸服裘而升丘王及牲

尸入時樂章奏王夏肆夏昭夏

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

牲出入奏昭夏但用夾鐘為宮耳

附諸儒論傳記祭天尸

尚書大傳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

朱為尸

國語晉語晉祀夏郊董伯為尸

禮記曲禮孔疏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

七祖之屬皆有尸也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為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為尸是祭天有尸許慎引魯郊祀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也

張子曰節服氏言郊祀送逆尸從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

楊氏復曰愚案宗廟祭享有尸有主者聖人原始返

終而知死生之說故設主立尸為之廟貌所以萃聚
祖考之精神而致其來格也若天地山川之類形氣
常運而不息有形氣則有神靈祭祀感通其應如響
又焉用立尸為哉周官大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
事謂玉幣所以禮神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座又親
酌以獻神如是而已曲禮疏有說祀天無尸古人蓋
知祀天之不必有尸矣經傳所說宗廟有尸者多矣
未有言祭天之尸者惟尚書大傳有帝入唐郊丹朱

為尸之說左氏傳述晉祀夏郊之事始末為詳初無董伯為尸之說而國語乃言之其言不經難以遽信觀承案祭祀之禮無主則不依而無尸亦不享杜氏謂立尸乃上古樸陋之禮者非也古人立尸自有深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雖仗精心亦憑尸象方能從無形影中感召出來耳然祭則立之畢則罷之則又人鬼不瀆而民無惑志也是以祭必有尸內祭祀惟婦人

不立尸以立男則不類用女則非體也外祭
祀惟天地無尸天大無外地廣無垠而不可
為尸也此郊祀之有尸乃配者之尸耳張子
說甚是然兼山川言恐未為確儀禮周公祭
太山以名公為尸周禮墓人為尸朱子亦謂
惟天地不敢為尸如祀竈則膳夫為尸門行
則閭人為尸山川以虞衡為尸蓋鬼神各因
依其職守所在而憑之也則山川豈可無尸

乎唐開元禮亦尚有尸自後尸法亡而像設
盛於是梵宮道院野廟淫祠無非土木衣冠
神鬼變相既立不罷終日儼然煽惑愚民無
有限極以至玉帝天妃亦冕旒環珮而尸祝
之則侮天瀆神之至矣乃知古人立尸之意
固甚深遠也

右迎尸

春官大祝大禋祀逆牲

地官封人歌舞牲

注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敬神也

天官太宰贊王牲事

注凡大祭祀君親牽大夫贊之

通典王親牽牲而殺之

夏官司弓矢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

注射牲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

唯射為可

國語周語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

夏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

注烝嘗之禮有射豕者國語曰禘郊之祀天子必自射其

牲今立秋有驅劉云疏漢時苑中有驅劉即爾雅驅似狸劉殺也

右迎牲殺牲

夏官小臣大祭祀沃盥

疏大祭祀天地宗廟皆是王將獻之先盥手洗爵乃酌獻

故小臣為王沃盥盥手也

文獻通考太宗皇帝至道二年禮儀使白言請先詣壘洗後奠玉幣從之

御僕大祭祀相盥

注謂奉盤授巾

右盥

周禮春官大宗伯奉玉

天官太宰贊玉幣之事

注玉帛所以禮神

小宰贊玉幣之事

注謂小宰執以授太宰太宰執以授王

右薦玉帛

周禮天官籩人供其籩薦修之實

醯人共薦修之豆實

右薦豆籩

禮記禮器郊血

注至敬不享味而貴氣臭也疏血氣也夫肉食有味味者為人道人道卑近

而天神尊貴事宜極敬極敬不褻近故用血也
也用血是貴氣而不重味故云貴氣臭也

郊特牲郊血

疏謂正祭之時薦于尸生之前也

春官太祝隋爨

注謂薦血也凡血祭曰爨
血于座前宗廟即血以告殺凡祭祀之

法先逆牲
後隋爨

右薦血腥

通典就坐時尸前置蒼璧又薦籩豆及血腥等為重

古之薦

鄭注大司樂云先作樂致
神然後禮之以玉而祀之

春官小祝贊奠

注奠
爵也

天官太宰贊玉幣爵之事

注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
尚質也執以從王而授之

小宰贊玉幣爵之事

春官鬯人共秬鬯

通典七獻者薦血腥後王以匏爵酌泛齊以獻尸所謂朝踐是也此為一獻次大宗伯攝王后之事亦以匏爵酌醴齊亞獻亦為朝踐是二獻每獻奏樂一成蕙田案祀天獻酒之禮經無明文通典據注疏補之今仍其說以俟考

右朝踐王一獻宗伯二獻

秋官大司寇奉其明水火

鄭氏鈺曰明者潔也言主人明潔故成此水火也刑官以清而察獄訟之辭必明而燭蔽欺之情故使奉之以明其義

春官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

注六辭皆是祈禱之事皆有辭祝以告神

明集禮祝用于祭祀所以交于神祇者當有其辭也如武成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唯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

大正

于商

辨六號一曰神號

注號謂尊其名更為美稱焉神號若云皇天上帝

凡大禋祀則執明水火而號祝

注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烝享執之如以

六號祝明此圭潔也禋祀祭天神也

鄭氏鈺曰大祀執之以號祝既為之美名又從而告之蓋言主人之明潔若此水者也

大戴禮公符篇古祝辭皇皇上天昭臨下土集地之靈
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
敬拜皇天之祐維某年某月上日

通考古祝詞則云嗣王某或曰一人某王者親告之
辭也年謂大歲所在月正月也

明集禮成王在洛邑祭歲王命作冊史逸祝冊此祝
冊之見于周者

右祝號

易鼎卦象傳聖人亨以享上帝

周禮天官太宰及納亨贊王牲事

注納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罷既殺以授亨人

亨人掌供鼎鑊給水火之齊

右亨牲

地官大司徒奉牛

注奉猶進也全胥若然則郊

疏案國語郊之事有祀先全胥後豚解之

國語周語郊事則有全胥

注胥升也全其牲體而升之

蕙田案禮器一獻熟疏云楚語禘郊則有全

胥是祭天有熟也皇氏曰郊天與大享三獻

並有血腥燭熟雖以郊為主其祭天皆然也

此為祭天薦熟之確證

天官亨人共太羹鉶羹

注大羹肉湆鄭司農云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

禮記禮器大羹不和

疏大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大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

調和後人祭既重古故但盛肉汁謂之太羹不和

郊特牲大羹不和貴其質也

方氏慤曰味之美者莫如淡太羹則以淡為貴而已

詩大雅生民卬盛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胡臭宜時

毛傳木曰豆瓦曰登于豆薦菹醢也于登薦大羹也其馨香上行上帝則安而歆之何芳

臭之誠得其時乎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

文獻通考陳氏曰爾雅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先儒謂宗廟之簋豆用木天地之簋豆用瓦然詩述祀天之禮言于豆于登則祀天有木豆矣

右薦熟

通典次薦熟於神前薦畢王乃以匏爵酌盞齊以獻尸
大宗伯以匏爵酌醑齊以亞獻所謂饋獻也通前凡四

右饋獻王三獻宗伯四獻

周禮春官小宗伯逆齋

注逆齋受饌人之盛以入

小祝逆齋盛

大宗伯奉玉齋

疏齋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簋

右薦黍稷

通典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酌尸所謂朝獻大宗伯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酌所謂再獻通前凡六又有諸臣為賓長之一獻凡七其尸酢諸臣之酒皆用三酒其法如禘祭之禮畢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

禮記郊特牲疏皇氏曰置蒼壁于神座次則以豆薦
血腥祭天無裸故鄭注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裸天
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云然則祭天唯七獻也故鄭
注周禮云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則圜丘之祭與
宗廟禘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
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為二獻也王進爵之
時皆奏樂但不皆六變次薦孰王酌盞齊以獻是為
三獻也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為四獻也次尸食之
訖王酌朝踐之泛齊以獻是為五獻也又次宗伯酌
饋食之醴齊以獻是為六獻也次諸臣為賓長酌泛
齊以獻是為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
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從上至
此皆皇氏所說皇氏以圜丘之祭賓長終獻不取沈
齊而取泛者以禮運約之沈齊皆在堂丘下不可用
之故更上取泛齊案禮運沈齊皆在廟堂之下尚得酌
之升堂以獻何為園丘沈齊獨不可用乎若以園丘

高遠不可下取沈齊凡齊泛醴為尊盎緹為卑賓長終獻祇可以次用緹亦何得反用泛齊乎今謂園丘賓長之獻用沈齊也以其賓長是臣助祭終獻遠下于君故從丘下酌沈齊

右饋食王五獻宗伯六獻諸

臣七獻

春官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注以黃鍾

之鍾大呂之聲為均者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為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疏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者以經云奏奏者奏擊以出聲故據鍾而言大呂經云歌歌者發聲出音故據聲而說亦互相通也言均者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鍾以均諸樂是以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論語亦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

作謂金奏是凡樂皆
先奏鍾以均諸樂也

鄭氏鏗曰黃鍾者建子之律一陽所起六律之根本
大呂雖非六呂之首然其位在丑子與丑相合之辰
也故奏黃鍾必歌大
呂之調取其合也

易氏祓曰雲以象天之施黃帝之樂黃帝德與天合
故雲門之樂起于黃鍾之子應以大呂之丑是黃鍾
為六律之首大呂為六同之首雲
門為六舞之首以祀天神類也

蔡氏德晉曰奏者播之于器歌者詠之于聲舞者動
之于容三者作樂之大綱也黃鍾屬子陽聲之首大
呂屬丑陰聲之首為之合蓋取子與丑相合之辰也
雲門六樂之首以斯三者求天神而祀之尊之也此
祭祀薦神之樂凡祭祀
始作降神次則薦神

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

棟大饗亦如之

注登歌歌者在堂也拊形如鼓以韋為之著之以棟擊拊瞽乃歌也下管吹管

者在堂下也棟小鼓鼓棟猶言擊棟鼓棟管乃作也

陳氏樂書瞽瞍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後大師小師大

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由是

推之大祭祀登歌奏擊拊堂上之樂也下管播樂器

奏鼓棟堂下之樂也于歌言登則知管之為降于管

言下則知歌之為上堂上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

在乎奏擊拊堂下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在乎奏
鼓棟舜之作樂言拊詠于上言鼗鼓于下樂記亦曰
會守拊鼓而已蓋拊為衆器之父鼓棟為衆聲之君
以拊為父凡樂待此而作者有子道焉以鼓棟為君
凡樂待此而作者有臣道焉記曰聲樂之象也金石
絲竹樂之器也象形而上器形而下于下管言播樂
器則登歌以詠其聲得不為樂之象乎凡此雖瞽矇
小師之職其帥而歌之者大師而已非特大祭祀為

然大饗亦如之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舞達
有神興有德此祭祀之樂也

高氏愈曰登歌謂升歌堂上貴人聲也拊以韋為之
擊之以為奏樂之節下堂下管如篪六空播謂播揚
其聲小鼓曰棟鼓之亦所以節樂蓋太師帥瞽登歌
于堂上令衆工奏樂以和之復令擊拊以節之堂上
之歌既畢則堂下以管聲相繼遂乃播動其樂器令
工夫奏衆樂而復鼓棟以節之與虞廷所謂搏拊琴
瑟以詠下管鼗鼓者亦畧相似也

易氏祓曰奏擊拊以道歌而後瞽者歌焉奏鼓棟以
道管而後樂器播焉樂之與歌必有所道而後從必
有所令而後奏此節奏之序

華氏泉曰鄭仲師以擊拊為樂或當擊或當拊蓋以拊為虞書擊石拊石之拊然玩少師職登歌擊拊與下管擊應鼓對而樂記亦云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則拊為樂器而作樂先擊拊鼓可知

蕙田案堂上堂下雖指明堂宗廟言而郊壇奏樂亦必有上下可知

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

地官鼓人以鼙鼓鼓神祀

注鼙鼓八而鼓也

春官大司樂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注變猶更樂成則更奏也象物有象

在天所謂四靈者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

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疏郊祀天地之樂歌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

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疏后稷配天之樂歌也

右祀神之樂

周禮春官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注斝受福之報聲之誤也王酌尸尸報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報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遵受畚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裸尸量人制從獻

之脯燔
事相成

禮記禮運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注假亦大也

古之法度
是謂大也

郊特牲嘏長也大也注主人受祭福曰嘏此訓也

富也者福也注人君嘏辭有富此訓之也或曰福也者

無疆于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祿于田眉壽萬年勿
替引之此是大夫嘏辭也人君則福慶之辭更多故詩
楚茨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是也

右嘏

周禮春官小祝送尸

疏始祭迎尸而入祭未送尸而出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是也

夏官節服氏郊祀送尸從車

右送尸

周禮春官大祝既祭令徹

疏祭訖太祝命徹祭器

楊氏復曰周禮以徹祭為重觀宗廟歌雍以徹可見矣况敬天之誠純亦不已令徹于終其禮尤嚴所以防人心之懈怠也

小祝贊徹

小師徹歌

右徹

周禮春官肆師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右告事畢

周禮春官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注王有故代行其祭事

疏攝訓為代有故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嘏歷而皆飲之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冢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二官俱攝故兩言之

黃氏度曰王者有三年之喪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至祭祀則宗伯攝其意為可知矣

夏官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筭歷而皆飲之

注言宰祭者冢宰佐

王祭亦容攝祭鄭司農云筭讀如嫁娶之嫁筭器名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人以筭周人以爵元謂筭讀

綴尸之綴宰冢宰

疏凡宰祭者冢宰攝祭非一故云凡也鄭云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者義得兩舍案大宗

伯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重掌者此據宗伯亦有故則冢宰攝之

王氏詳說曰祭天大事也見于天官大宰又見于春官宗伯是以二卿皆得以攝行其事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宗伯之明文大宰攝祭不見于常職而見于量人量人云宰祭是大宰攝祭之事

周書洛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

日丁巳用牲于郊

彙纂王氏充耘曰郊社大事也周召以人臣行之可乎蓋因事祭告奉王冊命以行事非常祭之比也

右代祭

禮記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

注越紼行事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躡也紼輜車索也
疏私喪者是其早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喪既殯
以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則行之故鄭云不敢以卑廢
尊也越是踐躡之義未塋之前屬紼于輜以備火災今
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躡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六宗
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故曾子
問曰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但祭時不須越
紼蓋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為越紼也

春秋繁露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

郊祭不止郊祭者不敢以父母之喪廢祀天之禮也

右喪不廢祭

蕙田案天子祀天正祭冬至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董仲舒曰王者歲一祭天於郊蓋天者百神之君天子萬國之主父事天而享上帝所以大報本返始也其天帝之稱有該以一字者則祀天享帝之類二字者則上帝皇天昊天之類四字者則皇天上帝昊天

天上帝維皇上帝之類天與帝一也以體言之則曰天以主宰言之則曰帝而已其祀享之所曰南郊曰圜丘曰泰壇曰吉土蓋郊內有壇壇高曰丘圜丘即泰壇也以形象天曰圜以天尊壇曰泰即南郊之吉土爾其正祭之日以冬至蓋天體輕清上覆而屬陽冬至一陽生為天道之始乾元統天又為生物之始易所云見天地之心者也天子繼天立

極體天之心而報祭焉所以明天道定天位
事上帝而仁鬼神也其所配之帝祭法有虞
氏郊饗夏后氏郊繇殷人郊寘周人郊稷家
語孔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大
報本返始也故以配上帝是也其從祀之神
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楊信齋謂非必百神
從祀理或然也其祀有正祭有告祭冬至
正祭也其曰類曰旅曰造曰昭告曰柴曰升

中皆告祭也告祭之禮皆殺于正祭而旅又
稍隆焉其常祀之數每歲有四而圜丘居其
三冬至至一也祈穀二也雩三也明堂四也
冬至之日不用卜而辛日用卜雩為百穀祈
膏雨與啟蟄之郊同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
以配上帝明堂亦南郊但不祭于圜丘其祀
天一也其祀之禮曰禋祀禋精意以享也鄭
註以禋為煙與燔柴合然日月星辰皆用煙

而唯昊天稱禋祀則張子之說不可廢其粢
盛秬鬯天子親耕甸師以時入之后親舂其
酒醴曰五齊三酒秬鬯明水其玉幣四圭尺
有二寸蒼璧為邸璧與玉非二物也幣用繒
色蒼放其器之色通典云長丈八尺據曾子
問鄭注制幣長丈八准之其牲用特殷玄牡
周駢犢其籩豆天官籩人醢人掌之郊祭籩
豆經無明文然祭必備物記云大旅具矣不

足以饗帝詎饗帝而不如常祭乎其器用有
越席有犧尊以疏布為巾覆之禰杓白理木
器用陶匏陶瓦器匏酒爵蓋祭天尚質也其
服冕內服大裘外被衮衣戴冕璪十有二旒
大裘黑羔裘衮十二章以襲裘惟冬至南郊
則服裘餘皆衮冕蓋適四時之宜而非謂祀
天必用大裘亦非裘冕而不披衮也周禮大
裘而冕與郊特牲被衮以象天互相發爾其

車旗一曰玉路一曰大路玉路即道之車素車即事之車郊特牲言乘素車在被袞之後則即壇明矣其祭祀始終之序先三月滌牲滌者繫牲之所取滌蕩潔清之義帝牛即特牲也前期十日太宰率執事而卜日方性夫謂卜郊指用辛之郊言蓋郊用冬至無庸卜日周禮所云卜日皆兼他祭為文原不專謂郊天也遂誓戒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玉府共

食玉鬯人共秬鬯以浴遂戒具小宰持其法
宰夫詳其式與太史相聯事前期一日遂陳
設掌次張氈案設皇邸次謂幄大幄初往所
止居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重帟謂于幄中
設承塵幄在幕中帷在旁幕上張幄在帷幕
之內帟在幄之內也蓋祭臣多故張旅幕諸
祭皆有尸尸尊故別張尸次蓋公卿以下即
位于壝宮之門未祭則常服及祭則更祭服

于幕次尸次亦更衣所也封人飾牛牲設楅
衡置絙共水橐皆以待夕牲也牛人共牛牲
之互與其盆簋所以待殺牲也大司樂宿縣
大胥以鼓徵學士凡禮物器用咸設焉遂省
視蓋祭器甑甗皆須濯漑旱者親眡之尊者
徃涖之所以致敬致潔而禮神之玉祀神之
牲尤其重者也祭之日雞人呼旦巾車鳴鈴
銜枚氏禁無噐蜡氏除不蠲禁刑者及凶服

者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為田燭
太史執事以次位常饌人供盛舍人供簠簋
鬯人供秬鬯酒人共五齊三酒司烜氏取明
火明水冪人以疏布巾冪八尊典瑞供玉器
亨人供鼎鑊籩人醢人共籩豆之實大宗伯
涖玉鬯省牲鑊肆師表染盛展器陳王皮弁
以聽祭報蓋郊日之朝天子早起皮弁以聽
告日時早晚未郊故未服大裘袞冕而服日

視朝之服也小宗伯告時告備典路出路贊
駕說王出宮大裘袞冕乘玉路建太常大馭
馭玉路犯輶太僕自左馭而前驅虎賁氏先
後王條狼氏執鞭以趨辟節服氏維王之太
常王至郊御大次小宗伯告備告時乘大路
以赴壇遂臨燔柴作樂以降神乃迎尸太祝
相尸禮小祝沃尸盥遂迎牲太祝掌之太宰
贊之君親牽牲封人歌舞之天子自射其牲

乃埽地而祭遂盟小臣沃王盥御僕相盥乃薦
玉幣薦血腥凡血祭曰釁血氣也肉食有味味
為人道人道卑近而天神尊貴事宜極敬不褻
近故用血天子親薦于神座前也乃獻尊小宰
贊爵授太宰太宰授王小祝贊奠鬯人供秬鬯
大司寇奉明水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杜佑
通典祭天七獻薦血腥後王以匏爵酌泛齊獻
尸大宗伯亦以匏爵酌醴齊亞獻所謂朝踐也

是為二獻每獻奏樂一成乃祝大祝執明水火而
號祝洛誥王命作冊逸祝冊此祝冊之見于周
者則祝固必有冊爾祝畢王退俟小次乃亨牲
大宰納亨贊王牲事亨人供鼎鑊給水火之齊
遂薦熟大司徒奉牛亨人供太羹鉶羹太羹肉
汁不和無鹽梅也鉶羹加鹽菜矣蓋太古初變
腥但煮肉而飲其汁後人祭既重古故薦之通
典薦熟于神前薦畢王乃以匏爵酌盞齊以獻

尸大宗伯以匏爵酌緹齊以亞獻所謂饋獻也通前凡四遂薦黍稷小宗伯小祝逆盥盛大宗伯奉玉盥薦畢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酌尸所謂朝獻大宗伯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酌所謂再獻通前凡六又有諸臣為賓長之一獻凡七皇氏謂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每獻舉樂詩周頌郊祀

天地之樂歌昊天有成命后稷配天之樂歌
思文后稷是也獻畢天子舞六代之樂遂嘏
王酌尸嘏王此其卒爵也遂送尸肆師禮
成則告事畢蓋其制度儀文與行事始終之
序大畧如此馬端臨文獻通考嘗言其散見
于百官之職掌錯見于禮經之總論披紛散
佚未有能會通而次第之者惟杜氏通典頗
有條理然禮經簡畧多以注疏之意補之非

異多端惟信齋楊氏祭禮一本經文不復以注疏撓補然閤畧不接續又不如通典之通暢今考通典以注疏補經惟七獻之說義可通用至其附和六天之謬則以圜丘為禘上帝祈穀為祀感生帝其惑於九祭之說則以五時迎氣為祀天故祭祀之所則分南郊與圜丘為二地蒼璧禮天四圭有邸以祀天為二物圜鐘為宮與乃奏黃鍾為兩處之樂訛

舛錯雜本無義理而信齋祭禮首著古郊祀
次禮物樂舞次祀禮始終之序次祝辭樂章
實為疏脫既不足以貫串經文之旨而想見
聖人著作之精意又不可措之儀節而見諸
施行則古者祀天之禮無徵久矣為詳繹聖
經折衷衆說舉其大綱詳其節目其必不可
考者畧取注疏之純正者以補之然後聖人
制作之意可以顯白稍為損益潤色則一一

可見之施行即後代制作之善如唐之開元
禮宋之政和禮所定儀注皆有以統其全規
而立之準則庶不謬于觀會通以行其典禮
之意云

文獻志王炎郊祀儀郊祀國之重事也先王之禮猶
可以考之于經而諸儒異論者經之所著不同也蓋
其不同者有四郊丘之制也天帝之號也天地分合
之異也春冬時日之差也郊丘之不同者有三周官
謂之圜丘戴記謂之南郊又謂之泰壇鄭康成之說
曰祀昊天于圜丘謂之禘祀五帝于南郊謂之郊而
泰壇無說康成之言非也兆于南以就陽位于郊故
謂之郊夫子嘗有是言矣王肅曰築丘以象天體是

謂園丘園丘人所造也是謂泰壇兆于國南是謂南郊然則南郊也園丘也泰壇也其名有三其寔一也天帝之異有三曰昊天上帝曰五帝天曰上帝為五帝鄭司農之說也天為昊天玄天為上帝五方之帝合而鄭康成則又曰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也五帝者始于青帝靈威仰終于黑帝汁光紀也以緯亂經雖不辯可以知其無稽矣於編覆無外故以天名主宰造化故以帝名在書言類于上帝而又言告于皇天在周官以為禋祀昊天上帝知昊天上帝一而已矣是故詩書所載有皇矣上帝之言有昊天上帝之言而周官始有五帝之名夫上帝至尊無二而有五帝何也上帝天帝也五帝五人帝也何以知之以周禮而知之掌次大旅上帝則張璠紫朝日記五帝則張次上帝在朝日之先五帝在朝日之下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一也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類四望亦如

之郊兆于四類之先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二也司服
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言上帝
又言五帝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三也呂不韋之月令
嘗言五帝矣春則太皞夏則炎帝秋則少昊冬則顓
帝夏秋之交則黃帝不以五帝為天也魏相之奏亦
詳言五帝矣太皞乘震炎帝乘離黃帝乘坤少昊乘
兌顓帝乘坎亦不以其說必有所從受也古之祭天者
皆五人帝而已其說必有所從受也古之祭天者主
于上帝其配以祖周公既成洛邑用牲于郊牛二其
一帝牛其一稷牛夫禮簡則嚴嚴則敬是故祀天所
以報本尊祖故以配天嚴敬之義也合上帝與五帝
而謂之六天則近于誣矣天地分合之異先儒考于
經者未審也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尊天而
覲地隆殺固有辨焉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
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
可以祭土天尊故也占之祭地者有社則必有大社

大社謂之冢土未有北郊方丘之名也社祭土主陰
氣也祭帝于郊以定天位祀社于國以列地利而子
思曰郊社之禮以祀上帝明地不可與天相並尊天
之義也周官論國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澤中
方丘此冢土也此古入所謂大社者也書謂冢土禮
謂之方丘而戴記謂之泰折折則方矣其名有三其
實亦一也至漢匡衡始有南北郊之謂則失先王尊
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
則失先王之意益甚矣雖然莽之失因周頌之言而
失之也周官夏曰至祀地于方丘冬日至祀天子圜
丘則曰此天地分祀之證也夫春夏祈穀其詩為噫
嘻祈有二祭而所歌者噫嘻一詩也秋冬報其詩為
豐年報有二祭而所歌者豐年一詩也昊天有成命
之詩可歌以祭天豈不可歌以祭地乎以先王之行
事實之武王東伐告于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則類
于上帝是也告于后土則宜于冢土是也是天地未

嘗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于洛邑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二也以武王周公之行時日之異則戴記之意則天地未嘗合祭無疑矣冬春時日之異則戴記之言失之也其言曰郊之祭也以迎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而繼之以卜郊夫日至而郊周禮也卜日用辛魯禮也雜周魯之禮兼記之而郊之時日奈矣蓋周人之郊有二皆無所用卜日至而郊報本之郊也故其禮行于一陽之初復啟蟄而郊祈穀之郊也故其禮行于農事之將興制禮之意坦然明易戴記言周之始郊正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吾是以知其合周魯之郊而索其時日也諸儒異論為禮經之蠹者多矣去其異論之蠹而究其禮經之正經雖殘缺禮意則固可知也已

蕙田案王氏郊丘之說甚是至以五帝為人

帝以冢土為方丘俱誤論春冬時日得之詳

見前及方丘社稷門

文衡趙汭論周禮六天書鄭康成三禘五帝六天絳
書之說豈特足下疑之自王肅以來莫不疑之而近
代如陳陸葉諸公其攻擊亦不遺餘力矣竊嘗究觀
諸名家論著於經旨似猶有未盡者於禮意似猶有
弗類者經曰祀天曰祀天神曰祀昊天曰祀昊天
帝曰禮祀昊天上帝曰旅上帝曰大旅上帝曰享上
帝曰類上帝曰類造上帝曰祀五帝曰禮祀五帝皆
因官屬職掌器物司存言之然其間尊卑遠近親疏
隆殺異同分合有序有倫聖經簡與無費辭非後世
文字比也蓋典瑞言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四
望別言既非祀地則旅上帝及四望亦以上帝對四望言
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亦以上帝對四望言

而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始以五
帝對四望言五帝即上帝明矣旅者會而祭之名
上帝非一帝也猶四望非一方矣大宗伯禮天地四
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詩曰來方禋祀以其
騂黑四方之神即五帝也故曰禋祀而得與天地通
稱六帝日月星神四望不與焉大宗伯以禋祀實柴
類燎祀神之在天者以血祭靈沈醢辜祭神之在地
者禋者升烟以祭之名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玉帛燎
而升烟以報陽也自非天神之尊者不得言禋祀明
矣大司樂祀四望祭山川各有樂而五帝樂無文以
其皆天神同變之樂也又豈但與昊天上帝同禋祀
同祭服而已哉雖然五帝之非人帝可無疑矣其總
言上帝與專言祀天者豈無別乎其祭曰旅曰享曰
類曰類造其事曰天子將出曰帥甸曰國有大故以
及曰祈殺與大司樂冬至日祀天神于圜丘夏至日
祭地示于方澤孔子謂之大郊者其于尊卑遠近親

疏隆殺之節亦辨而詳矣若來書所謂天與帝為一
惟兼言分言有異則經中神號祭名禮物徒異同而
已矣先王制為一代大典豈為是辭費以來後世之
紛紛乎大宗伯禮四方主作六玉言小宗伯兆五帝
主建神位言足下謂大小各從其類決五帝為人帝
非經旨也夫五行之神為五帝而太皞之屬配焉亦
云帝此孔子問諸老聃而告季康子者也公羊子曰
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郊之所
以尚配也今將迎氣于郊而廢其所配者主其配者
大皞以降雖有功德亦人鬼也人鬼豈能司天時而
布五氣者乎陳祥道楊信齋之言曰天有五行四時
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果以五人帝為五帝則人
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朱子又謂凡說上帝者總
是天上帝與五帝言之意與陳氏同諸公雖不主康
成至此亦不能異也足下豈弗考乎王制祭天地之
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此天神人鬼之別也國語

曰郊禘祭之牛角繭栗謂郊為禘而牲無異此所謂
禘非人鬼之祭矣又曰凡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
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三辰五行而不別言祭天地
則韋昭注禘為園丘不誣也祭法以禘郊祖宗對舉
言之與國語同則四者皆大祭而事體相似可知其
四代配食之帝一以先後為次則四大祭者輕重必
有差矣王氏謂禘者宗廟之殷祭而郊為園丘祀天
以其序言則先廟而後郊廟言人鬼而郊不及天神
以其實言是重祖以配天而輕所自出之帝唯廟享
也又謂祖宗乃二廟不遷之名是禘郊以祭言祖宗
以廟言也太廟之不遷又非世室比顛頊之于商其
廟視周文武世室亦可同倫乎二世室一曰祖一曰
宗可乎此無論禮意如何古人制言有序名物以類
必不如是之舛駁弗倫也六天之神陰主化育著為
星象下應人事北辰中居御極而五帝隨天運轉以
散精布氣于四時與開闢之初五天之精感為帝王

之祖皆非有得于化原有見于古初者信不足以及之然中垣太微昭布森列不可誣也况周人立閔宮以祭姜嫄大司樂享先妣序于先祖之上則南郊祀感生帝何必異乎緯書楚于隋河圖洛書至宋始大顯使無陳邵二公亦妖妄之類耳學者初不見全書往往望風詆排黃先生嘗謂恐有如圖書著策之數在其中可謂惡而知其善者矣孫仲然遠矣安得起陳林諸君子而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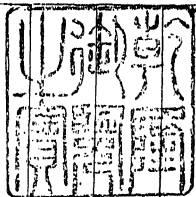
蕙田案趙氏論六天是矣乃從鄭氏以禘為

郊祭南郊祀感生帝不知識緯之當絕而反

引伸其說何歟存此二條以見郊祀異說之

惑人可畏至其說之所以謬已詳見前辨中

矣



五禮通考卷五

按：本册原書於抗戰播遷中曾遭水漬，致字跡模糊不清，茲雖力經描修版面，仍無法全復舊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王叔愚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六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六

圜丘祀天

史記封禪書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

月上宿郊見

李奇曰宿猶齋戒也

通權火

張晏曰權火燻火也狀若并桔槔其法類稱故

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

拜於咸陽之旁而衣

索隱曰權一作燿周禮有司燿

上白其用如經祠云

服虔曰
經常也

蕙田案封禪書于四時稱雍而此云咸陽之
旁四時有春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
及四仲之月祠而此但云十月然則秦雖廢
禮固未嘗即以四時爲郊天也太史公作此
書意在廣陳淫祀以彰武帝之失而於三代
常禮幸存一線於呂政者反從其畧故通篇
所言惟此一條爲正郊也高祖入關旣立黑

帝後雖有詔祀上帝及梁巫祠天地之文所言天帝皆是泛稱並無正祭武帝既立秦時以後與五時間歲祠祭是漢人固亦知有天與五帝之分特以秦一爲天而非周禮所郊之昊天也

右秦郊禮

漢書高祖本紀二年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

郊祀志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長安置祠祀官女
巫其梁巫祀天地晉巫祀五帝九天巫祀九天

蕙田案梁巫祀天地晉巫祀五帝則天與五

帝明有不同矣乃復有九天之祀何其謬耶

文帝本紀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
廟十四年於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
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
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

吾聞祠官祝釐

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同音

倍皆歸福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不德而專

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

毋有所祈

史記封禪書今上

武帝

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

索隱曰漢舊儀云元年祭天二年祭地

三年祭五時三歲一徧皇帝自行也

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

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

漢書作曰

一太牢七日 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

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

蕙田案高帝紀祠天地四方上帝山川則祭天與祭上帝有別也封禪書文帝郊見五時索隱註祭天祭五時亦各不同是祭天之壇場時日儀文珪幣雖無可考不足以爲郊祀

之典要然祭天之禮固未嘗竟廢自謬忌創
爲泰一之說立祠于長安東南郊則儼然彷彿
圓丘之意矣復增三一之祠又別泰一于
天一地一之上後遂專郊拜泰一立泰畤壇
不經甚矣

其秋

元鼎元年

上韋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

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言黃帝采首山
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下迎黃帝上天於是天

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
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同幸
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祠壇放亳忌泰一壇
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
道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
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
馱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
鹿居其中羸在鹿中水而洎之

徐廣曰洎一作酒灌水
于釜中曰洎師古曰言

以白鹿內牛中以羸內鹿
中又以水及酒合內鹿中祭日以牛祭月以羊羸特太

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

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

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

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尚黃

其祠列火滿壇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

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
孟康曰璧大嘉六寸謂之瑄

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
漢書作太史令

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

立秦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

郊見

漢書郊祀志夏六月汾陰巫錦爲民祠魏雕后土營旁見地如鈎狀悟視得鼎鼎大異于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鼎無姦詐廼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至中山宴溫有黃雲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之以祭云至長安公

卿大夫皆議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年豐稔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醵亨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祐夏德衰鼎遷於殷殷德衰鼎遷於周周德衰鼎遷於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廼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鼎及鼐不吳不敖胡考之休今鼎

至甘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
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亨唯受命而
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視宗禰廟臧於帝廷以
合明應制曰可其秋上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
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
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
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
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

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仙登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悅廼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

封禪則能仙登天矣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
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
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
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
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吏區號大鴻
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
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
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鬣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

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迺悉持龍
須臾龍須臾拔隨隨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
其弓與龍顛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
拜卿爲郎使東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崆峒
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祠壇放亳忌泰一
壇三陔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
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

牛以爲俎豆宰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
爲服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
白白鹿居其中羸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
月以羊羸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
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賜爽天子始郊拜泰一
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
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
見焉而衣尚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

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
牲薦享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
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
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
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
象太一三星為太一鋒旗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
以指所伐國

蕙田案三代以上郊天儀節散見於經傳秦

漢之人無所攷正踈略久矣其壇制祭日從
祀牲牢俎豆衣服祝詞大概稍見於此

武帝本紀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時于
甘泉天子親郊見朝日夕月詔曰朕以眇身託于王侯
之上德未能綏民或饑寒故巡祭后土以祈豐年冀
州旌壤乃顯文鼎獲薦于廟渥洼水出馬朕其御焉戰
戰兢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
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望見泰一修天文禮辛

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甚
念年歲未咸登飭躬齋戒丁酉拜况于郊

蕙田案泰一天神固不足以當昊天然班史
諸紀每幸雍曰祠五時幸甘泉曰郊泰時蓋
以泰時之設其尊在五時之上而五帝僅爲
之佐則漢直以當園丘之祭矣若更黜爲非
郊必謂建始以上全不祀天殊亦乖其本意
今於諸帝郊泰時者悉入郊天而五時悉入

五帝庶無彼此紛亂之患而讀者亦易考焉
郊祀志天子封泰山禪泰山下陞東北肅然山還坐明
堂羣臣更上壽下詔改元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
日有星孛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後獨見填星如瓜食頃
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
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乙

史記封禪書元封二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乙贊
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

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

蕙田案此年贊饗之詞與元鼎元年絕不同

漢書武帝本紀五年冬南巡狩至于盛唐春三月還至

泰山增封夏四月還幸甘泉郊泰時

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二月詔曰朕郊見

上帝巡于北邊見羣鶴留止以不羅罔靡所獲獻薦于

泰時光景並見其赦天下

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祠泰一甘泉就乾位也祭后
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
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
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
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
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

郊祀歌練時日一 練時日侯有望炳管蕭延四方

以蕭炳脂合馨香四方
九重開靈之旂垂惠恩鴻祐
四方之神也炳人說反

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

倉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

慶陰陰相放惠震澹心
放惠猶髮鬚也音昉弗澹動也靈已坐五音

飭虞至旦承靈億牲繭粟粢盛香尊桂酒賓八鄉
八鄉

八方靈安留吟青黃
青黃謂四時之樂徧觀此眺瑤堂衆媼

並綽奇麗
媼音互好也謂女樂並好麗也顏如荼兆逐靡
兆民逐觀而猗靡也

靡武被華文廁霧縠曳阿錫佩珠玉俠嘉夜
俠與扶義反同嘉夜

芳草也

茵蘭芳澹容與獻嘉觴

帝臨二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

清和六合制數以五

此后天土之歌也土數五

海內安寧興文偃

武后土富媪

媪老母稱也坤為母故稱媪

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

服上黃

土色上黃也

青陽三

鄒子樂

青陽開動

春為青陽

根莖以遂膏潤并愛

跛行畢逮霆聲發榮耀處頃聽

耀與巖同頃讀曰傾

枯槁復產

迺成厥命衆庶熙熙施及天胎羣生嘽嘽唯春之祺

嘒嘒豐厚之
貌音徒感反

朱明四

鄒子樂

朱明盛長專與萬物

夏爲朱明專古數字

桐生

茂豫

桐讀為通言草木皆通達而生

靡有所訕敷華就實既阜既昌

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廣大建祀肅雍不忘神若宥之

傳世無疆

西顛五

鄒子樂

西顛沆碭

西方少昊也沆胡浪反碭音蕩白氣之貌也

秋

氣肅殺含秀垂穎續舊不廢

廢合韻音發

姦偽不萌祿孽

伏息隅辟越遠四貉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

不驕正心翊翊

玄冥六

樂 鄒子

玄冥陵陰

玄冥北方之神也

蟄虫蓋臧少木

零落

中古草字

抵冬降霜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

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嶽籍歛之時掩收嘉穀

惟泰元七

惟泰元尊媪神蕃釐

泰元天也媪神地也言天神至尊而

地神多福也 釐讀曰信

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

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露雨百姓蕃

滋咸循厥緒繼統共勤順皇之德鸞路龍鱗罔不胙

飾嘉籟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荒鐘鼓琴
笙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 建始元年丞相

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消選休成

消除也除惡選取美

成者也

天地八 天地並况

况賜也

惟予有慕爰熙紫壇思求

厥路恭承禋祀緼豫爲紛黼黻周張承神至尊千童

羅舞成八溢

溢與俗同

合好効歡虞泰一九歌畢奏斐然

殊鳴琴竽瑟會軒朱

軒朱即朱軒也

璆磬金鼓靈其有喜百

官濟濟各敬厥事盛牲實俎進聞膏神奄留臨須搖

須搖須
史也

長麗前掞光耀明

長麗靈鳥也
舊說云鸞也

寒暑不忒况

皇章展詩應律銅玉鳴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

申以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鷄

鷄古
翔字神

夕奄虞蓋孔享

丞相匡衡奏罷黼黻周張更定詩

曰肅若舊典

蕙田案郊祀志衡言甘泉泰畤紫壇有文章

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僊人祠瘞鸞

路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宜皆勿修
故改去詩中鸞路龍鱗句爲涓選休成又改
去黼繡周張句爲肅若舊典舊本誤置下章
之首見館閣校本雖正其失而以爲衡詩祇
記其首句則亦考之未詳也

日出入九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

日月無窮
而人命有

終世長
而壽短

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

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吾知所樂獨樂六龍

六龍之調使我心若訾黃其何不徠下

應劭曰訾黃一名乘黃龍

翼而馬身黃帝乘之而仙武帝急欲得之曰何不來耶師古曰訾嗟歎之詞黃乘黃也

天馬十

太乙况天馬下

言此天馬乃太乙所賜故來下也

霑赤汗

沫流赭

霑濡也流汗如赭

志倣儻精權竒籥浮雲

籥音躡言天馬上躡

浮雲也

瞻上馳體容與世萬里

世音逝超躡也

今安匹龍爲友

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

馬徠出泉水虎脊兩

馬毛色如虎脊者有兩也

化若鬼

變化若鬼神

天

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

言歲在辰也

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子身逝昆侖天馬

徠龍之媒游閭闔觀玉臺

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

天門十一 天門開誅蕩蕩穆並騁以臨饗光夜燭

德信著靈寢平而鴻長生豫大朱涂廣

涂道路也言通神之路飾

以朱丹又甚廣大

夷石爲堂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

星留俞塞隕光

俞答也言衆星留神答我饗薦降其光耀四面充塞也

照紫幄

珠煩黃

紫幄饗神之幄言光照紫幄故珠色煩然而黃也煩音云

幡比掖回集貳

雙飛常羊

舞者骨騰肉飛如鳥之回掖而雙集也

月穆穆以金波日華

耀以宣明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

重觴謂累獻也

神裛回

若流放瑾冀親以肆章

言神靈裛回留而不去故我得覲見冀以親附而陳誠意

遂章明之

函蒙祉福常若期寂謬上天知厥時泛泛滇滇

從高旂

滇音振旅闡闡

殷勤此路臚所求佻正嘉吉宏以昌

佻讀曰肇始也

休嘉砰隱溢四方專精厲意逝九闕

闕亦陔也謂九

天之上也合韻音改

紛云六幕浮大海

景星十二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象載昭庭

象謂縣象也載

也事日親以察參侔開闔爰推本紀汾雕出鼎皇祐元

始五音六律依韋饗昭

依韋諧和也

雜變並會雅聲遠姚

姚僚姚言飛揚也

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遞代八風生殷殷

鐘石羽籥鳴河龍供鯉醇犧牲百末旨酒布蘭生泰

尊柘漿析朝醒

取甘柘汁以為飲可以解朝醒也

微感心攸通修名

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復正直往甯

穰穰多也復歸也直當也甯願

也言獲福既多歸于正道克當往日所願也

馮螭切和疏寫平

馮夷河伯螭皆螭龜

屬言馮夷命靈螭使切厲諧和水神令之疏導川潦寫散平均無災害也

上天布施后土

成穰穰豐年四時榮

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十三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効異

宮之童豎致此

異瑞也

披圖案謀玄氣之精回復此都蔓蔓日茂芝成

靈華

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

后皇十四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物發異州兆蒙祉

福沆沆四塞假狄合處

沆沆流行之貌假狄遠夷也合處內附也假即遐字從彳

經營萬億咸遂厥宇

華燿燿十五

華燿燿固靈根神之旂過天門車千

乘敦昆侖

敦讀曰屯

神之久排玉房周流雜拔蘭堂

拔舍止也

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般從從

從從衆也才公反

神之徠泛

翊翊甘露降慶雲集神之掄臨壇宇九疑賓夔龍舞

神安坐鷄吉時共翊翊合所思神嘉虞申貳觴

儀觴猶重

觴也福滂洋邁延長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光橫泰河莽

若雲增陽波徧臚驩騰天歌

五神十六 五神相包四鄰

五帝為太乙相包合也四鄰四方也

土地

廣揚浮雲托嘉壇椒蘭芳

托摩也摩拭其壇加以椒蘭之芳

璧玉精

禮神之璧垂華光益億年美始興交於神若有承廣宣延

咸畢觴

言徧延諸神畢盡觴爵也

靈輿位偃蹇驤卉汨臚析奚遺

卉汨疾意也臚陳也析分也奚何也言速自陳列分散而歸無所留也

淫淥澤淫然歸

淫久也淥澤澤名言我饗神之後久在淥澤乃淫然而歸也

朝隴首十七

朝隴首覽西垠雷電奈獲白麟爰五

止顯黃德

時白麟足有五趾

圖匈奴虐熏鬻殛闢流離抑不詳

流離不得所者為開道路使之安集違道不詳善者則抑黜之

賓百僚山河饗掩回

轅鬣長馳

鬣鬣長貌音武元反

騰雨師灑路陂流星隕感惟風

蕭歸雲撫懷心

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

象載瑜十八

象載瑜白集西

象載象與也瑜美貌西合韻音先

食

甘露飲榮泉赤鴈集六紛員

六所獲鴈數紛員多貌

殊翁雜五

采文

翁鴈頸文彩殊異也

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

太始三年

行幸東海獲赤鴈作

赤蛟十九

赤蛟綏黃華蓋

綏綏赤蛟貌上有黃氣狀若蓋也

露夜

零晝晄溢百君禮六龍位勺椒漿靈已醉靈既享錫

吉祥芒芒極降嘉觴靈殷爛揚光延壽命永未央

杳冥冥塞六合澤汪濊輯萬國靈禋象輿輶

禋音近泉

不安欲去也。輒僕人。飛駕待發之意。音儀。

票然逝

票匹。逸反。

旗透蛇禮樂成靈

將歸託玄德長無衰

蕙田案武帝祠太乙于甘泉祭后土於汾陰
雖非古南北郊之制而其意略同孟堅作志
總一代樂章而繫之其下故其用樂禮節及
前後增易不復詳述今由本文繹之縱不能
確有所指然其先後節次之大略有可彷彿
擬議者一章曰練時日候有望燭管蕭延四

方是神未降而延之也曰九重開靈之旂是神之起而將降也繼曰靈之車靈之下靈之來靈之至靈已坐靈安留則神行而下至登位也是為燔燎迎神之章如周禮大司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族爲徵姑洗爲羽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者也二章帝臨三章青陽四章朱明五章西顛六章玄冥則爲祀五帝之樂章封禪書所云泰一壇三垓五

帝壇環居其下者也七章曰惟泰元尊媪神
蕃釐經緯天地作成四時是言泰一之尊兼
統天地蓋獻泰一之詞也八章曰天地並况
曰合好効歡虞泰一則獻天一地一也九章
日出入其詞皆求仙人慕黃帝之意封禪書
所云吾誠得如黃帝視去妻子如脫屣者也
意或於朝日夕月而用之歟十一章天門曰
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十五章華燧燧曰

神嘉虞申貳觴則再獻三獻之樂章也十六章五神曰廣宣延咸畢觴曰淫淥澤淫然歸十九章赤蛟曰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延壽命永未央是飲福致嘏之事也曰靈裊裊象輿轆曰禮樂成靈將歸是言神返而去也此皆獻畢受福送神之詞其前後次第略可想見但或用之甘泉或兼用之汾陰雍時則不可考矣此外十章天馬十二章景星

十三章齋房十七章朝隴首十八章象載瑜
或志休祥或記功烈則隨時增用故元狩元
年之朝隴首三年之天馬並作于立甘泉祠
之前惟元鼎五年之景星則適在其年若元
封二年之齋房則在立甘泉之後四年矣太
初四年之天馬則又後之八年矣太始三年
之象載瑜則又後之七年矣是皆隨事增入
其奏之節次不可知或即以天馬廁九章之

下景星厠十一章之下以為序次而班史因之歟惟十四章后皇則決係汾陰后土祀神之樂而其迎神送神當即在前十三章之內今不復可別矣然則此十九章者始于元狩元年之獲麟終太始三年之獲赤鴈歷二十九年而始備至匡衡更定則又後之六十二年矣今以班志相傳既久且又有甲乙次第若更區分割裂恐無片段故統載于此而略

申其說以俟考定者

宣帝本紀神爵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詔
曰朕承祖宗廟戰戰慄慄惟萬事統未燭厥理迺元康四
年嘉穀玄稷降于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于函德
殿銅池中九真獻竒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爲寶朕之不
明震于珍物飭躬齋精祈爲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靜
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
以五年爲神爵元年

郊祀志大將軍霍光輔政上共已正南面非宗廟之祀
不出十二年乃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
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
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祠爲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時數有美祥修武帝故
事盛車服敬齋祠之禮頗作詩歌

宣帝本紀神爵四年春二月詔曰迺者鳳凰甘露降集
京師嘉瑞並見修興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爲百姓蒙

社福鸞鳳萬舉蜚覽翱翔集止於旁齊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於天或登於地或從四方來集於壇上帝嘉饗海內承福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蕙田案武帝後元元年郊泰時見羣鶴赦天下此年復賜爵及牛酒高年帛自後因之相沿既久至赦賚繁費如宋代幾致以郊祀爲難行則漢已階之厲矣况誇瑞應而惑神鬼

豈敬而遠之之道耶

五鳳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郊祀志改元甘露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其夏黃龍見
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鐘虜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所時
以爲美祥

宣帝本紀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黃龍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元帝本紀初元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賜雲陽
民爵一級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赦雲陽徒賜民爵
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高年帛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

郊泰時

建昭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郊祀志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
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時凡五奉泰時后土

之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賜百戶牛酒或賜爵赦罪人

蕙田案自漢初至此南北郊未立其制凡四變天地五時三歲一徧祭一也立泰一祠于長安東南郊二也增三一祠于亳忌泰一壇上三也甘泉立泰時四也其時天子所親行者泰一五帝后土其最著云

成帝本紀建始元年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

陰祠

是日大風拔甘泉時
中大木十圍以上

郊祀志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
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
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
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
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
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
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陁且百里汾

陰則度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
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
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
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鄠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
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
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
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
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

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羶於太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享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

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悲心盡慮議郊
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
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
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
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
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案經藝考古制而以爲不宜無法
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
丕天之定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廼眷西顧此維予宅言
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
天子從之既定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
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
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
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
臣聞郊柴饗帝之義埽地而祭尚質也歌大呂舞雲門
以竝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竝地祇其牲用犢其席藁

稽音

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尚質不敢修其

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尚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廊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

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

蕙田案匡衡之議可謂精矣蓋由是復觀古先之制焉漢時經術之效至是乃見北郊之文于經無有而此俱稱禮記必有明據非臆說也特為二戴刪定而逸之耳惜哉

三輔黃圖園丘在昆明故渠南有漢故園丘今按高

二丈周圍百二十步

成帝本紀建始二年春正月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
詔曰迺者徙秦時后土于南郊北郊朕親飭躬郊祀上
帝皇天報應神光並見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赦奉
郊縣長安長陵天郊在長安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長陵界中二縣有奉郊之勤故一切並赦
之及中都官耐罪徒減天下賦錢算四十

蕙田案此西漢南北郊之始然正月上辛乃

古祈穀之祭非圜丘正祭匡衡蓋亦誤認魯

禮爲周禮耳甘泉泰時用十一月朔旦冬至
其地則非其時則近古也

永始三年冬十一月皇太后詔復甘泉泰時 四年春正
月行幸甘泉郊泰時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賜雲陽
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高年帛

郊祀志後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輔政杜鄴說商曰東
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
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

壇場有常處燎禋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曠遠奉尊之後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毆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迺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

皆有變故不答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於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

成帝本紀元延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揚雄傳上方郊祠甘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綏和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丙戌帝崩于未央

宮皇太后詔有司復長安南北郊

郊祀志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憙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也

蕙田案此西漢再復南北郊然其忽罷忽復復而仍罷者或以未得皇孫或以久疾不瘳蓋方士禍福之說中入骨髓其所謂敬恭明

神者但知有祈禱之私而不知有典禮之正
區區一匡衡正之猶捧土以塞孟津欲障而
迴之也難矣

哀帝本紀建平三年十一月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
罷南北郊

郊祀志哀帝寢疾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
聖業靡有懈怠而久疾未瘳夙夜維思殆繼體之君不
宜改作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

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

平帝本紀元始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

郊祀志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

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
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
帝配曰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
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乃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
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
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
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
一祠於甘泉三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

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
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
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
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
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
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
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
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

墜古地
字也

樂有別有合其合

樂曰以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
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
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
得覩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
地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
先妣配地其誼一也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
以地配一體之誼也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在東共牢
而食高帝高后配於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

用繭栗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事天地繇
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燎瘞蕤用牲一高帝
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燎南郊地用牲右及
黍稷瘞於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
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此天地合
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至至於地上之圜丘奏
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
則地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

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
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
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
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
望羣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
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
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
可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莽又奏天子父事天

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時

蕙田案此西漢三復南北郊然改爲合祭以
妣配地魏晉以下皆率行之不知其皆莽禮
也 又案莽雖復南北郊僅於冬夏至使有
司行事而天子則以孟春親合祀天地于南
郊是南北郊制雖似合古而祭祀之禮失矣
又立泰一兆曰泰時后祇曰廣時則是仍不
廢舊時但移之于國都耳

漢舊儀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帝於五時三
歲一辨皇帝自行羣臣從齋皆百日他祠不出祭天
紫壇幄帷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紺席祭天用六
綵綺席六重長一丈一副四周緣之祭天用玉几玉
飾器凡器七千百物飾具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
皇帝祭天居雲陽宮齋百日上甘泉通天臺高二十
丈以候天神之下見如流火舞女童三百人皆年八
歲天神下壇所舉烽火皇帝就竹宮去壇三里望對

壇竹宮中不至壇所甘泉臺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
安城黃帝以來所祭天之園丘也皇帝祭天地宗廟
駕四馬羽蓋華宴出則乘馬遠行在左轟黃屋乘六
馬轟左排馬頭上髦也

大猷通考馬氏曰西京之事班史于祭祀儀文所述
簡略衛敬仲撰漢舊儀頗有正史所未見者然其詞
多率而敘述亦無甚倫序如西漢未嘗舉高祖配天
之祀惟武帝作汶上明堂祠秦一五帝于明堂上坐
合高皇帝祠坐對之而三歲郊見于雍時甘泉則未
嘗有配天之祖也今此謂高皇帝配天而又言居堂
下則未有配神作主而坐堂下
者也其義難曉姑錄以廣異聞

蕙田案漢郊祀志載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
奏稱孝文十六年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
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
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據此則高皇帝之配
泰時自文帝始特史失載耳舊儀之言固有
所本馬氏以爲其義難曉豈偶忽之耶

三輔黃圖甘泉宮一曰雲陽宮秦所造在今池陽縣
西故甘泉山宮以山爲名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周

十九里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黃帝以來圜丘
祭天處遁甲開山圖云雲陽先生之墟也成帝永始
四年行幸甘泉郊泰時神光降于紫殿今案甘泉谷
北岸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二三百年木也楊
震關輔古語云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即揚雄甘泉
賦所謂玉樹青蔥也 竹宮甘泉宮也以竹爲宮天
子居中

酉陽雜俎漢竹宮用紫泥爲壇天神下若流火玉飾

器七千枚舞女三百人一曰漢祭天神用萬二千杯
養牛五歲重三千觔

文獻通考馬氏曰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
義祀典之首也舜攝政之初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
於山川徧於羣神湯代夏之初用玄牡告於上帝神
后武王代殷之初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然
則其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初無祀五帝
之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穀

曰報祭曰類禡所以告神明之事備矣亦無祀五帝之樂章而祀五帝之說始於周禮先儒各以其意為之訓詁以為五天帝者曰靈威仰赤熒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也以為五人帝者曰太皞炎帝黃帝少昊顓頊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則此五帝皆天神之貴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日月六宗並而亞於祀天者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太史公讀秦記以

爲秦雜戎翟之俗作西時用祀上帝僭端見矣位在
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然以愚攷之襄公以其
有國於西也而祀少昊白帝是猶宋人之祀闕伯晉

人之祀實沈耳非郊天也太史公誤矣

自漢人既以祭時爲郊天

太史公習見當時之事而追尤秦襄之僭其實非也

繼而諸時並興或由夢蛇

而爲廊時或因獲石聞雉而爲陳寶或由雨金而爲
畦時又繼而有青帝黃帝炎帝之祠俱以時名之蓋
少昊白帝西方之神秦祠之宜也而并及青帝黃帝

炎帝則非所祭而祭者也至於酈時陳寶之屬則皆秦中小神之爲淫厲而驚動禍福者秦人無知亦爲立時而同於諸帝之祠漢人不攷復指四時以爲郊天之事至高祖立黑帝祠以備五時而五帝俱祠矣然命有司進祠上不親往嗚呼安有郊見上帝而人主不親其事者乎往往見其所祠者叢雜冗泛是以姑諉之祠官修故事耳至孝文用新垣平之言而立渭陽五帝之廟孝武採謬忌之說而建泰一天皇之

壇始親祠矣而皆謂之郊見夫郊事天之禮也諸方士言天神貴者秦一秦一佐者五帝則秦一五帝俱天上之神爾以神爲帝以祀神爲郊而昊天上帝之

祭固未嘗舉行也

秦及漢初以郊祀事天之禮奉五帝至武帝時方士謬忌言秦一貴

于五帝者也遂復以郊禮事秦一而五帝壇環居其下然終不聞舉祀天之禮至鄭康成遂勑爲六天之說以爲秦一五帝并昊天而六也蓋異名而同體也然其說終難通蓋方士之說至爲誕謾然猶言天神貴者秦一秦一佐者五帝終不敢言秦一五帝即天也康成儒者乃勑六天之說何哉竊意秦一五帝之在天猶五嶽四瀆之在地也謂嶽瀆非地固不可而以方澤祠后土之禮事嶽瀆亦不可謂已祭嶽瀆而

遂廢后土方澤
之祠尤不可

蓋秦襄所祠少昊白帝耳然秦俗信

鬼好祠至其子孫遂并青黃赤帝而祠之至漢高帝
立黑帝祠而以為事天之事畢矣蓋其祠本不經而
諸時之怪妄尤甚高祖明達者也故雖有重祠敬祭
之詔而卒不親享其亦有見於此矣漢初陋儒既不
能有所建論乃若賈生賢而知禮者也親承宣室鬼
神之問亦不能引經援古定郊社明堂祀天配祖之
儀以革秦世之淫祠惜哉自是而後郊時祠禮之豐

殺每與方士之際遇相爲盛衰渭陽五帝之親祠也
以新垣平誅而帝怠於渭陽之祠而昊天上帝反
不得比所謂泰一五帝者得享郊祀之祭高祖勦業
之太祖亦終西都之世不得享配天之祀豈不謬哉

案郊祀志天子封泰山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
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於是上令奉高作
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祀泰一五帝于明
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注曰漢是時未以
高祖配天故言對光武以來乃配之蓋漢時泰一五
帝之祠不一其在甘泉者曰郊時三歲一親祠未嘗
以祖配其在汶上者曰明堂武帝封泰山時所建方
有高帝並祠每修封則祠之終帝之世五修封而昭

宣之後無幸泰山修封之事則廢其祭矣然高皇帝之所並祠者秦一五帝不過天神之貴者則非配天也至成帝時匡衡請徙甘泉祠於長安定南北郊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郊雍廊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所載漢興之初儀制未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

從焉及陳寶祠因是皆罷并毀不應禮之祠四百七十五所然後祀禮稍正然終不能建議盡復三代以來郊祀明堂嚴父配天之禮而哀平之間怵於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為罷復卒無定制至王莽秉政請復長安南北郊祭天而以高祖配善矣然復以高后配地祇而共祭則臆說不經為甚蓋莽將篡漢故為是崇陰教以媚元后而遂其盜權竊位之謀耳或曰匡衡之論正矣然史載初罷甘泉泰畤作

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
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而向以爲不當革上卒無
繼嗣哀平短祚漢以中衰議者惑焉何也對曰千金
之家其祖父奉淫昏之鬼以求福而爲之子孫者欲
矯而正之則所舉者未必蒙福而所廢者祇以掇禍
如諸時之神雖不正然漢代秦而興不能以禮革之
方且信方士之言愈加尊奉侔於事天其祭之也且
歷七世百五十餘年則其靈響暴著也久矣固未易

遽絕也

漢之中衰諸儒劉向谷永固嘗預言之向以人事永以大運然則固非廢淫祠之咎也

逮世祖中興建武郊天即採用元始故事而不復襲漢初之迹甘泉諸時未嘗領之祠官加以尊奉而亦不聞其能驚動禍福以來紛紛之議則以其絕之有素也故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蕙田案漢書王莽傳載其居攝元年紀帝南郊迎春東郊始建國元年郊祀黃帝以配天黃后配地又宗祀虞舜于明堂六年獻新樂

於明堂莽之僭亂好為粉飾如此人而不仁
如禮樂何今盡削之不足復污簡牘也

右西漢郊禮

五禮通考卷六